



意乱 相逢时

YI LUAN
XIAN FENG SHI

兰思思◎著

两个被爱情抛弃的灵魂，
在迷乱中相逢，
在情欲中相爱，
在纠葛中何去何从？

意乱相逢时

兰思思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意乱相逢时 / 兰思思著.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229-05290-4
I. ①意… II. ①兰…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18546号

意乱相逢时

YILUAN XIANGFENG SHI

兰思思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陶志宏 何晶
责任校对: 谭荷芳
装帧设计: 阳光图文工作室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制版

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5.5 字数: 253千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5290-4

定价: 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即使视爱情为一场游戏，也无人能预知最终结局，更不会有人能全身而退。

——题记

目录

- 第一章 谁会为谁守身如玉/001
- 第二章 他不是我的白马/013
- 第三章 飞蛾扑火/026
- 第四章 愤怒的替代品/036
- 第五章 自作自受/045
- 第六章 希望我们以后不会再见/058
- 第七章 危险的转机/072
- 第八章 破釜沉舟的自救/082
- 第九章 依然逃不开的厄运/095
- 第十章 辛酸的重逢/102
- 第十一章 温柔的进攻/113
- 第十二章 落网/126
- 第十三章 不谈爱情/145
- 第十四章 同床异梦/160
- 第十五章 谁会先离开/171
- 第十六章 给自己一个新开始/285
- 第十七章 我找到想嫁的人了/195
- 第十八章 欠你的那句话/205
- 第十九章 孤勇还是坚强/217
- 第二十章 不再彷徨/230
- 尾声/241

第一章 谁会为谁守身如玉

每月初领到工资的那一刻，夏楠才又觉得自己活得像个人了，她是传说中的“月光族”，临近月末，那日子不说生不如死，但绝对难熬。

“杜悦，咱们走！陪我逛青云街去！”夏楠拍着钱包，兴致很高地招呼她最好的小妹妹。

杜悦正坐在客厅破旧的沙发里埋头记账，仿佛没听见夏楠的建议。她披散的长发遮没了她白皙娇俏的面庞，以及那一脸专注的表情。

夏楠换好衣服走出房间，见杜悦还纹丝不动，立刻嚷嚷着走过去给她捣乱：“哎哟，姑奶奶！记什么账啊！我闭着眼睛都能给你算出来：每月房租300，水电煤气算它100，宽带费三个人分摊一人50，另外还有饭费、其他日常开销统统加起来差不多500，你还得往家里寄500，你这就不剩什么了！你说你还一分一厘地记这破账干吗？越记越心酸！”

她啰唆的功夫，杜悦已经把账记好了，本子一合，抬起头来：“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想买房。”

“噗！”夏楠忍不住笑，“你了解这个城市的房价吗？就你每月存的那点钱，想付首付都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呢！我觉得吧，与其自己存钱买房，不如将来直接嫁个有房子的男人来得靠谱！反正我的房子肯定得让我未来的老公买！”

杜悦眸中一黯，但没说什么，起身把本子收好。

内心深处，她何尝不是跟夏楠一样想的，可问题是，以齐正磊现在的实力，根本不可能在三五年内买上一套房子，所以，杜悦想跟他一起攒钱，两个人的力量加起来，虽然依旧微不足道，但绝对要比一个人单扛强。

“好好努力呗，我们才工作了两年半而已，将来肯定会越来越好的。”杜悦咬着唇，用近乎固执的语气道。

“嗯，你就好好努力吧。”夏楠哼笑着说，她一看杜悦那张面带桃花的脸，就知道她又想到齐正磊了。

只是，齐正磊会不会想到她，夏楠可不敢保证。

都说陷入恋爱的女人眼睛是盲的，夏楠觉得这话还真有道理，杜悦自从喜欢上了齐正磊，“视力”就严重下降了，甚至连齐正磊跟曾雨露之间那暧昧萌动的眼神都看不清，夏楠倒是有心提醒她，又怕伤了她的自尊，而她每次真话当玩笑话来说的时候，杜悦又一律当成是玩笑话。

夏楠从心底里鄙夷齐正磊这种“脚踩两只船”的卑劣行径，不过话说回来，齐正磊也从来没跟杜悦表白过什么，他只是比旁人多了些跟杜悦待在一起的机会而已，又没占过杜悦便宜，这么说他似乎也有些过分。

夏楠从来都很烦那种男男女女纠缠不清的事儿，因此，她除了对齐正磊横眉冷对之外，也没别的想法跟举措了。

换好衣服，杜悦站在房门口挽着头发对夏楠道：“我想先去趟购物中心，给我弟弟买块表，早答应他的。”

“成啊！反正今天下午咱不干别的，专门花钱！”夏楠的口气傲娇得如同腰缠万贯的大款。

杜悦不觉笑了。

购物中心二楼的名表天地柜前，两人的目光扫过一只只标价惊心动魄的表，连夏楠的小心肝都有些颤了：“杜悦，我看我们还是撤吧！我陪你去青云街找家礼品店，你随便挑个电子表得了。”

“胡说！这是送我弟弟的，怎么能买假表？”杜悦不高兴地驳斥，“我上次回去答应他的，如果他模拟考能得全班第一，我就送他一只Swatch表——哎，这就是Swatch吧？”

“哈！你弟弟可真懂行，还知道要买Swatch！”夏楠气不打一处来。

“他既然做到了，我当然也不能食言！”杜悦说着，目光便在一堆标价在四位数以下的表里忙活开了。

“你可真疼你弟弟啊！”夏楠不得不感慨，“哎，我说杜悦，你是不是重男轻女啊？”

“我就是喜欢男孩。”杜悦振振有词地回击，“将来我还要生个儿子呢！”

夏楠彻底无语，双手往胸前一抱，冷哼一声：“那你就等着受罪吧。”

她们一来一回的话语把坐在杜悦身后高脚椅上的一名男子给逗乐了，他忍不住回过身来瞥了杜悦一眼，杜悦刚好也伸长了脖子去看被他的手臂挡住的几

块表，两人这么一照面，杜悦立刻愣住。

“许总。”她恭谨地唤了一声。

许晖的脸上立刻流露出一丝疑惑，他不记得自己认识眼前这个眉清目秀的女孩。

“许总！”又一声高亢的招呼传来，许晖抬起眼来，看清了站在杜悦旁边的夏楠。

“原来是你们。”许晖笑着跟她们回礼，眼睛习惯性地眯成一条线。

IT部的夏楠他是认得的，她曾经帮自己升级过电脑，这小姑娘生得人高马大，男孩子气十足，又很热心，说话时的分贝明显高于常人，想不记住她都难，难怪他刚才听着那声音就觉得有几分耳熟。

“许总，您也来买表啊？”

夏楠对许晖印象不错，他是属于那种机智、谨慎、对下属又挺和善的领导，虽然在公司里被人称作“笑面虎”——他多数时候看见人都是笑眯眯的，但碰到问题绝不会手软，之所以这样的人还能被大多数员工尊重，因为他凡事都占个“理”字。

许晖还没来得及措词，一只白皙净秀的手擒着一沓单子，越过他的肩直递到他眼皮底下：“晖，你还在这儿呀！我全挑好了，你去埋单吧。”

夏楠跟杜悦都用惊异错愕的眼神看向那个倚着许晖的娇滴滴的小美人。

许晖的眼里闪过一丝尴尬，不动声色地伸手把女伴挽住，以借此将她的身体扶正，礼貌而疏远地对两个女孩点了下头：“先走了，你们慢慢看。”

等人都走远了，夏楠才回神似的低语了一句：“敢情咱们公司没一只好鸟！我还一直以为许总挺正派的呢！”

杜悦伸手捏捏她的脸蛋，终于逮着取笑她的机会了：“你不会是暗恋他吧？”

“什么跟什么呀！”夏楠还是有点喘不过气儿来的感觉，“我这是被惊的！原来还以为他会是那几个总监里硕果仅存的一枚……算了算了，不说了。”她的声音里含着赶苍蝇一样的不耐烦，但还是难掩失落。

杜悦扑哧笑了一声：“你这就没道理了，其他几个在外面胡来确实不对，但许总可是单身，他凭什么不能有女朋友啊？只是人家一贯低调罢了。”

说实话，杜悦对许晖印象也不错，作为工程部的总监，许晖从不嫉贤妒能，相反，他还提拔过不少有实力的年轻人，让他们有机会得以从最底层一步

步往上走，齐正磊就是其中的一员。

夏楠想了想，也释然了：“倒也是！这年头，要想让一个单身男人守身如玉，比杀了他还难！”

一场小小的风波过后，杜悦如愿以偿地以850元的价格买下了比较中意的一款Swatch表。

“啧啧，你可真狠得下心来，半个月的工资就这么没了。”夏楠用敬畏的目光看着她，有些女人常常能用出其不意的手段让人大吃一惊，杜悦就是这样，平时给自己买东西抠抠缩缩的，但只要说是给弟弟买，多贵都不含糊。

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杜悦被夏楠拉去了青云街的服饰一条街血拼了一把。杜悦实在不明白夏楠没事买那么多衣服干吗，还大都是雷同的运动服款式，不是蓝的，就是白的。衣服够穿不就行了？更何况他们公司都有统一的厂服，平时能穿自己衣服的机会很少。

夏楠喜滋滋地打量自己手上的四五个袋子：“逛青云街就是比逛购物中心舒服！同样的价钱，购物中心不知道能不能买到一只袖子，哈！不都是布片做的吗？还真当自己是金缕玉衣！”

“人家那是名牌！”杜悦懒洋洋地帮她拎着两个纸袋子。

夏楠刚要张口抢白几句，嘴巴忽然半张着顿住了。

“又怎么了么？”杜悦皱眉不解她这一惊一乍的态度。

“快看！”夏楠用嘴朝不远处的街角努了一努。

杜悦扭转头看过去，原来是一对情侣躲在巷子拐角的阴影里旁若无人地亲热，那条巷子是死巷，除了里面的居民，很少有行人经过，这两个热情似火的男女大概以为没人看得见，所以动作格外火爆热辣。

只一眼，杜悦立刻就把脸转回来：“有什么好看的？”

“喂！你没看出问题来啊？”夏楠瞪了她一眼，“那男的，不是戴高阳吗？”

“啊？是吗？”杜悦讶然回眸，很快就发现夏楠没认错人。辣戏的男主角的确是世铭的生产部总监戴高阳，然而，他怀里搂着的女孩显然不是在公司跟他闹绯闻闹得沸沸扬扬的高纯。

“那个，那个不是……”杜悦有点不确定，“不是生产二部的马艳吗？”

“可不就是她！”夏楠一脸鄙夷，“靠！今天是什么日子，左右逢源地看

好戏！我得回去查查皇历，回头别长了针眼！”夏楠拉着杜悦往前走，嘴里叭叭咕咕地嚷着。

她那义愤填膺的神色让杜悦感到好笑，如果给她发个红袖章，杜悦估计夏楠会不假思索地冲上去维护“社会治安”！

“你这么气愤干吗？人家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杜悦不以为然。

“你还有没有点儿是非观念啊，小姐？”夏楠白了她一眼，“马艳这么干，明摆着就是想借戴高阳帮她上位嘛！前两天老赵不是说了，他们那条线要分成两条了，得增加一个组长！明白了吧？你等着瞧吧，马艳这回肯定能当上组长。”

“那人家也是有付出才有所得嘛！”杜悦似笑非笑。

夏楠“啪”地甩掉她的手：“喂！你知不知道我最讨厌这种女人了？为了利益不惜卖肉！看着就让人恶心！”

杜悦这才笑着追上去安抚她：“好啦好啦，我逗你玩呢，夏政委！我当然是跟你站在同一条壕沟里啦！要不要咱们现在杀个回马枪，来个棒打鸳鸯什么的，出出这口恶气？”

夏楠瞪着她看了会儿，哈哈大笑：“杜悦，其实你比我坏多了。你外表看着老实，骨子里却蔫坏蔫坏的。我才没那么傻呢！棒打鸳鸯？嘿！打掉的只怕是我手里这只饭碗吧！”

“那不就得了！本来就跟咱们无关的事，你生那个气，不是八竿子打不着！”

“我郁闷的是，”夏楠叹了口气，“为什么咱们公司老有那么多丢人现眼的事？一到涨工资或者有职位升迁机会的时候，就有女人去向那几个高高在上的男人投怀送抱？好像你不这么干，就捞不着一点机会似的，实在是……唉，不管了，干我鸟事！”

以夏楠疾恶如仇的性子，杜悦能理解她的郁闷从何而来，在这个拥有八千多名员工，且其中三分之二都是女性的劳动密集型工厂里，权力被高度集中在一小批男人的手中，有限的资源和机会该如何分配，似乎在一开始就被约定俗成了。

回家的路上，夏楠明显已经缓过来了，跟杜悦开玩笑道：“你发现没有，男人好像都喜欢那种弱不禁风的女人，许晖的女朋友如此，马艳也是如此。所以啊，杜悦，你得好好跟人家学学。”

杜悦揉了揉鼻尖，不以为然：“学什么？你以为我真的不会那一套啊？时候未到而已！”

夏楠笑得嘴都抽筋了：“杜悦，恕我说句实话，你美则美矣，但肯定不是那种能让男人为了你不顾一切的女人。咱们这三个里头，也就曾雨露最有这方面的潜质。”

杜悦一挑眉：“我哪里就不如她了？”

她最不喜欢人家把她跟曾雨露放在一起比较，所谓“同行相轻”，曾雨露在他们部门，也是公认的美女，甚至更讨人喜欢些，因为她说话总是细声细气，不该管的事也从不乱插手，不像杜悦，永远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

“你看看你的脸。”夏楠拍拍杜悦僵硬的面庞，“硬邦邦的，一点都掐不出水来，你吧，充其量，也就是一草根美女，离开花还早着呢！”

杜悦大言不惭：“草根就草根吧，只要齐正磊不嫌弃我就行。”

“齐正磊有什么好？”夏楠瞥了她一眼，从鼻子里嗤了一声。

杜悦不知道在夏楠跟前说过齐正磊多少好话了，但每次讲完，夏楠的脑子里必定会清空得一干二净，然后一如既往对齐正磊抱有成见，她已经懒得解释了。

“等你将来恋爱了，就会明白了。”

“打死我也不会跟齐正磊恋爱啊！”夏楠立刻嚷道。

杜悦笑着跳上去撕她的嘴：“你敢跟他恋爱我就打死你！”

别看杜悦人比夏楠瘦小不少，手脚却灵活得要命，总能出其不意地攥住对方要害，夏楠很怕她这一手，一边逃一边叫唤：“齐正磊要是看到你这副泼妇相，看他还敢不敢跟你说话！哎呀，小蹄子又追上来啦，我跑……”

两人的笑闹声很快就消失在巷子深处……

到了家门口，杜悦取钥匙出来开门。

这是一栋旧得不能再旧的老新村，每栋房子都像个火柴盒，但房租便宜，所以成群的大学毕业生都喜欢选择这里合租。

杜悦、夏楠跟曾雨露同住一室，隔壁还有两户人家，都是在世铭公司做事的年轻人，齐正磊也在其中。

推门进去，狭小的客厅里，曾雨露正盘腿坐在桌前看电脑，一见她们回来，立刻警觉地把正打开的窗口关闭了。

杜悦很烦她这种惊弓之鸟的神色，好像有人要窥她隐私似的。

她们三个差不多是同一批入世铭的员工，刚开始彼此不熟，为了省钱就合租在一起。两年下来，对各自的性格都摸了个底儿掉，杜悦不喜欢曾雨露的扭捏做作，曾雨露也不喜欢杜悦的绵里藏针。

唯一让杜悦庆幸的是，夏楠跟她挺聊得来。

夏楠看着大大咧咧，跟谁都能聊上几句，心肠又热，曾雨露对她的态度要比对杜悦好不少。

“雨露，你感冒好点儿没有？”夏楠在卫生间里直着嗓子问。

“好多了。”曾雨露欠身回答，披散下来的长发随着她的身子晃动而摇曳起来，韵味十足，杜悦想起路上夏楠对她的评价，不得不承认，曾雨露要比自己有女人味儿得多。

今天轮到杜悦做饭，这是她们初搬进来时就约好的规矩，只要三个人都在家，就轮流做饭一起吃。两年来，虽然杜悦跟曾雨露闹过些小别扭，但有夏楠从中调解，从来没撕破过脸，这规矩也就被顽强地坚持了下来。

夏楠在沙发上给曾雨露展示今天逛街所得的战利品，一边嘴碎地把戴高阳跟马艳的艳情也一股脑儿倒给她听，杜悦在厨房意识到什么，想出来拦已是来不及。

曾雨露听了果然吃惊：“马艳怎么这样啊？平时可一点都看不出来。”

“这就叫作‘人不可貌相’，不过，戴高阳也有意思，‘兔子专吃窝边草’。这事儿要是让高纯知道了，非跟他闹得鸡犬不宁不可，听说只要她去戴高阳的办公室，戴高阳都得把老婆孩子的相片藏起来，多彪悍的二奶！”

夏楠说得高兴，一旁的曾雨露却陷入了沉思，明显没在好好听。

“走啥神啊？你？”夏楠拍拍她。

“哦，没什么。”曾雨露回过神来，“你说马艳这么做，真是为了升职？”

“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嘛！”夏楠一脸鄙夷，“难道她是因为看上了戴高阳那副矬样？”

曾雨露立刻轻声反驳：“戴总哪里矬了，我觉得他挺帅的。”

“再帅也就是一小白脸儿。”夏楠想了想他跟自己差不多高的个子，又补充了一句，“娘娘腔！”

曾雨露推她一把，笑嗔：“你还说人家娘娘腔，你不知道别人都喊你男人婆啊！”

“男人婆总比娘娘腔强啊！”夏楠不以为忤，“戴高阳如果不是仗着自己
是罗总的小舅子，他在世铭能混得这么如鱼得水么？连中国话都说不利索，还
跑来中国混，哼！”

世铭的总裁罗秉伦是新加坡籍华人，当初来内地投资建厂时，就拉了一批
“新马泰”的华人亲信过来，开厂迄今为止已近十多年了，高管的位子仍然被
一批外籍华裔牢牢掌控着。

“罗总跟戴总还真是好哥们儿，一来中国就软玉温香抱满怀，还互相替对
方隐瞒，哈！”

罗秉伦的情人就是他在世铭公司的助理颜丽，他一年内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会
消耗在国内，颜丽因此成了他的喉舌，同时也掌控着公司大部分人的职场命运。

“你怎么啦？吃火药啦？戴总好像没得罪你吧？”

“嗯哼。”夏楠闷闷地答了一声，“我就是在想，这帮趾高气昂的男人估
计在他们自己国家什么都不是，某些人的技术水平还没咱们线上的工程师高
呢！偏偏跑来这里就被那么多人宠着，人人当他们是大爷，他们还就真成大爷
了，凭什么呀！”

曾雨露想了想道：“也不全是这样，至少工程部的许总是有真材实料的。”

她这么一说，倒把夏楠的嘴给堵上了，她冷不丁想起许晖揽在美女纤腰上
的那只手，心头莫名一酸，一下子興味索然起来。

五分钟后，杜悦端了三碗热腾腾的阳春面，外加两盘炒时蔬出来。

夏楠嫌菜太素，又去小冰箱里把她前两天买的一块火腿肉拿出来切了一盘
大家分着吃。

吃饭的时候，三个人异常沉默，平日里都是夏楠在找话题，但今天她的情
绪也很低落。

正默默吃着，有人敲门，杜悦放下筷子去开门，是跟齐正磊住一屋的李
飞，睡眼惺忪地开口问：“有方便面吗？借两包给我吧，懒得下楼去买。”

“你没吃晚饭啊？”杜悦讶然，“我们今天吃面，有多的，你要不要？”

“也行。”李飞乐得省事，一脚就踏了进来，夏楠跟曾雨露都招呼他坐。

“你不会是刚睡醒吧？”夏楠看他哈欠连连，不由问道。

“可不是！操！昨晚上夜班，累死我了！回来倒头就睡，连午饭都没吃。”

杜悦盛了碗面出来给他：“你们屋不是还有俩人吗？都不管你死活？”

李飞嗅着面香，只觉得口腔里被唾沫迅速充盈：“他们呀，一大早就跑人才市场溜达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吓！他们可真有意思。”夏楠的兴致又高昂起来，“打我认识他们起，园区的人才招聘会就没缺席过吧？都寻摸什么呢？”

“还不是想找个薪水高点儿的工作。”李飞说完就狼吞虎咽起来。

夏楠道：“他们也是傻，哪家公司不都差不多么，涨幅再高也就三四百的价码，还得从头开始，以为跳槽没成本吗？”

杜悦深以为然，“我觉得也是，老话说‘滚石不生苔’，老这么跳来跳去的，有些公司会对你的人品产生怀疑，还不如就在一个地方踏踏实实多干两年呢！毕竟咱们这些刚毕业出来的顶多都只有一两年的工作经验，到哪儿都是这个价。而且我觉得世铭的薪水在同行业里也算比较高的了。”

短短几句话的时间，李飞已经把一碗面扫得干干净净了，他放下碗筷，仰天长叹：“男人跟女人不一样啊！就说咱们公司吧，女孩子只要长得好点儿，如果被哪个总监或者经理看上了，她接下来的发展简直是平步青云！可男人就不一样啦！”

他的目光哀怨地逐一扫过面前的三位美女：“就是想卖身，都没人愿意要啊！”

话音刚落，夏楠跟杜悦互望一眼，突然抄起手边的物事向李飞没头没脑地砸去！曾雨露则抿着嘴在一旁笑。

临走，李飞问杜悦：“齐正磊是明天下午回来吧？”齐正磊半个月前被派去泰国工厂培训。

左邻右舍，包括平时工作的那个圈子，人人都知道杜悦喜欢齐正磊，虽然齐正磊尚未表态，但没人认为他有理由拒绝一个美女，因此，虽然两人还未进入拍拖阶段，在旁人眼里，俨然已是情侣。

杜悦“哎”了一声，心里有点小失落，明天她上中班，齐正磊是下午四点的航班回国，也就是说，她要到后天早上才能看见齐正磊。

整整两个星期没见面了，她很想他。

关门回身的刹那，杜悦忽然发现曾雨露正满脸阴云地盯着自己的背影，目光一跟她的碰触，又立刻调转开去。

她愣了一下，但随即又平静下来，她跟曾雨露不对盘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不知道自己刚才的话语里又有什么得罪她的地方，她懒得理会，更懒得多想。

杜悦害怕上中班，她是质量部的巡检，得经常去机器声轰鸣的车间，单调乏味的环境总能准时勾起她的困倦，她想找个地方打个盹却不能，因为十二点以前都有值班经理，如果被撞上了会死得很难看。

上夜班就不同了，一过十二点，车间里再也看不见任何晃动的影子，无论是质量巡检还是负责维护机器正常运作的工程师，都会给自己找个地方好好休憩一下。

多数时候，杜悦都是跟齐正磊搭班，过了子夜，她会拉着他去僻静的角落里，就着两块还算干净的泡沫席地坐下，然后天南海北地聊，聊着聊着，她就会被如潮水般席卷而来的睡意吞噬，一歪头，靠在齐正磊的肩上睡着了……

那是她夜班最幸福的时刻。

“杜悦！”一声叫唤打破了她的憧憬，扭身看，是她负责的B线上的某个工人，“三号线换产品啦！赶紧去收吧！”

“哦，好，马上来。”她合上笔记本，抽了记录夹就往车间里赶。

她的工作是把规定时间段里的产品随机抽样，记录好下线的时间以及机器编码，然后送至质量部的测试站做合格性测试，以此来监控机器运作正常与否。

顺利收完样品并作好登记，杜悦刚要离开车间前往测试站，经过某台数控车床时，发现它意外停机了。

“怎么回事？”好奇心驱使她停下脚步来问。

“不知道啊，刚才还好好的。”操作的工人是个胖乎乎的中年女子，一边擦汗，一边皱眉纳闷，她想重启机器试试，但有个夹具刚好还搁在车床里面，她怕重新启动会损坏昂贵的夹具。

“我去帮你叫工程师来。”杜悦热心地说着，把样品放在角落，抱着记录夹就往工程师的办公室跑。

没几分钟，她就带着工程师小王朝这边跑了过来。

小王看了会儿，果断地把机器关了，按照操作手册做了一番检查，却没能把问题找出来，他头上开始冒汗，操作工也很着急，耽误了时间她就无法如数完成产量，不仅要挨剋，还会扣季度奖金。

杜悦一直守在旁边观看，心里有点不满，如果是齐正磊在场，大概三分钟就能搞定。

“看看磨具底盘是不是有东西卡住了？”她忍不住开口提醒。

小王嘟哝道：“跟那个没关系，也许是程序出错了。”堂堂一个工程师，被质量部的小屁丫头提醒，他觉得有点没面子。

“你看看再说嘛！”杜悦很坚持。

小王也没辙，只得勉为其难地弯腰下去检查，两三分钟后，他把一小陀铝屑拽了出来。

“果然是给卡死了！”操作工佩服地对杜悦竖了竖大拇指，“小杜啊，你可以去当工程师啦！”

杜悦笑了笑，没说什么，她发现小王的脸色很难看。

机器重启后，运行正常，小王黑着脸走了。杜悦知道今天自己又得罪人了，可是没办法，她觉得解决问题比照顾别人的面子重要。

重新提上样品往生产线的这头走出来，一抬头发现许晖就站在走廊尽头，双臂抱在胸前，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杜悦愣了一下，敢情刚才自己“指导”他手下的那一幕全被他看在眼里了。

“许总。”走到近前，她还是礼貌地打招呼。

许晖对她笑笑：“你叫杜悦？”

“嗯。”杜悦心想真是贵人多忘事，她还曾经去他办公室送过报表，报表第一页就有自己的姓名。

简单的寒暄已毕，杜悦以为没自己什么事了，转身就往车间外走，谁知许晖竟抬脚跟了过来，与她保持并肩，杜悦有些惊异，但还是识趣地放缓脚步。

她太清楚公司里这几个高管的权力了，她可不想得罪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许晖扫了一眼她身上的白大褂，就知道她是质量部的。

“你老板是谁？”

“高纯。”杜悦谨慎地回答，心里有些忐忑，不知道他这么问的用意是什么，都说笑面虎城府深得很。

难道是为了昨天在商场的偶遇，他恼怒她们窥破了他的秘密？可那也不是她们故意的呀！

正胡思乱想着，许晖又问：“你是学什么的？”

这个问题让杜悦更加摸不着头脑了：“国际贸易。”

许晖诧异地扫了她一眼：“那你怎么会想到去当巡检？”

杜悦只能苦笑。

当初她把简历投给世铭是想应聘某个秘书职位的，她还记得跟自己一起坐在会议室里等候面试的足有十多个女孩。

面试用的是英语，可她的口语能力实在太差，结果可想而知。

当她以为自己没戏的时候，人事部经理忽然给了她一个额外的机会：“是这样，我们现在急需一名质量部的巡检员，属于助理工程师级别，如果将来干得好，还有望转成正式工程师，你愿不愿意？”

杜悦没有多想就答“愿意！”

她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弃文从理，完全是迫不得已的行为。

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多，竞争空前激烈，工作不好找，尤其是像杜悦这样的外地人，如果无法在规定时间内给自己找个着落，不仅衣食住行有困难，她临时挂靠在学校的户口也有随时被打回老家可能。

事后才知道，那天人事经理之所以要人要得这么急，是因为总裁罗秉伦第二天就会过来召见新成立的质量巡检小组，而按照他最新公布的组织架构来看，巡检小组居然少招了一个人。

也是在进公司的那一刻起，杜悦就明白了这家外资公司的企业文化：没有所谓的民主，整个公司都是由领导说了算，而总裁罗秉伦，更是有一言九鼎、说一不二的至高权力。

初入职场的杜悦并没觉得这种企业文化有何不妥，从小到大的教育已经让她习惯了类似的束手束脚的环境，更何况，也正是因为罗秉伦那让人心生恐怖的家长制作风，才会让杜悦有了这个跻身世铭的机会。

许晖听完杜悦简单的“入职”介绍，没有什么错愕的反应，他来世铭马上快三年了，对这里的一切也由刚开始的很难接受逐渐转变为习惯，对于三十四岁的他而言，所谓的企业文化，不过是每个公司装点门楣时才想得起来的东西，真正吸引他在一个地方立足的无非两点：有个赏识自己的老板，以及足够吸引人的薪水，仅此而已。

“你刚才是怎么判断出来是磨具底盘卡住的原因？”

杜悦立时暗舒了口气，原来是为这个。

“我以前看见过别的工程师解决过类似的问题。”她的语气明显轻松起来，“所以，我就试试了。”